寅

3

049.2
Sy939s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049.2
Sy939s

水東日記卷七

崑山葉 盛著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 命 皇太子偕漢趙
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
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

国立国会 26.7.-4 図書館
23815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太監洪敬建文中人貌甚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上罟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敢取反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葢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賞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朗誦之頗寓譏切意卒章至有從戎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葢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戍開平黃學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阯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宋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奇次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墓文甚明而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兩爲簡肅公婿公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譙謬甚矣近山陽瞿佑因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妻家問小姨蓋亦不考之過耳

臨海陳僉事先生璲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見刊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偕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問曰夜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自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爲公書帖中語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爲同事將官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頗厭之

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
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爲按察使金榮襄
爲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
疑隙景泰中金爲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
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
則可嘆已僖敏屢爲文所侮一不較金至部正
位在臺官上以僖敏所舉凡會聚辭就次席士
論亦以僖敏爲寬而以金爲近厚也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册隸其卷
端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夷考其人
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
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於朝
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
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
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邉吏濫與
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
自媿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以温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媿耳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叙官次公曾聞沈簡庵爲言公以爲此碑直叙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沈簡庵先生爲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悞漏字間請先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亦得此意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謦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甜一座爲之絶倒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爲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

襄城伯諸公所欽服一日襄城容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既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以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

容謝焉後來爲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一事也後來參贊則皆有不然矣

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互見也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　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　勑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因卒於武林又嘗見馬侍郎愉因父病得之　賜也景泰諸公　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宮保　榮寵之推　頒錫之盛庳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踰踰濟濟感　恩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今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或禮如左右前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啟劄等雜書不知其云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

23815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於此哉

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葢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葢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

子益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
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
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
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
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
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泉鶴叟益用杭州三山
名臨平泉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
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益
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
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字亦
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雲
門此跋眞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尚賓
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
所記不同益小說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
實不妄如司馬溫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
盛名珪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
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
嘗見　勑內閣楊學士益　勤民之璽

皇太后遺誥蓋　弘德昭順之寶　皇后制書蓋
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羣臣　詰命皆　制誥
之寶近年　詔書蓋
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　勅命　勅諭皆
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蓋
廣運之寶朝覲　勅諭亦手摺印本蓋　敬天
勤民之寶　勅則蓋廣運之寶　勅令皆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運
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成故爾遣　勅於外

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
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
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問諸公如趙尚
書榮楊侍郎鼐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
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
之必不可忽也有是夫
劉廷美王事求作乃翁合葬挽辭以玉帶生軸
爲贊謹錄如左紫之衣兮縣縣玉之帶兮卷卷
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嗚呼礱爾心之

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造此小篆書
硯陰拓本居首下有朱孟辯楷書釋文次則鐵
崖眞跡其文曰楊子七客者有一客曰玉帶生
玉帶生者廬陵宋丞相文天祥硯也硯得於文
丞相客冬青謝先生翺黃太史滑嘗爲余記之
李著作孝光又爲子歌之兵變中余腰硯走富
春山而詩弓則失之矣玉笥生張憲爲硯補歌
滄洲生朱芾打硯背籀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
於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二十一年春三月初

吉楊子維禎廉夫在芾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
識又其次則孟辯所自隸玉帶生歌并引後有
至正辛丑雲間朱芾書一通十一字歌與玉笥
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字與他
本不同此皆不重錄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來已久而優
人嘗以爲言聞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
俳優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
處士墓文述其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飛去見應難之句然予在嶺北時親見優人道此兩句不知爲何人語也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桷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圃地三十餘畝爲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百餘年其故園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以志喜貽後往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風寓南京最久卿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

公祭酒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
兄先生於旅邸以士爲問先生曰楊鳥黃深其
人也二公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
左布政使云先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
可知也羣行見文敏所著行實
陳簡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
碑志中叙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
字爾扣之則曰嘗得白金於道伺其主而還之
又嘗以文示後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

聲曰氣脉頗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巳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洶洶廷議有以南遷
爲言者叅亦冦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
英一日宣言於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
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
極論茲事因又　諭旨禁餙焉
壬申易立之　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
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出自手筆

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益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即昌黎春猿秋鶴之類李陵欲效曹柯之盟是雖追咎無補之言然近年論者謂喜寧叛亦繇早籍其家故耳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丞夏佑存賢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雛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惜蔡中郎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恪士也久在翰林初爲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卽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至不能容

繇是此風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外間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高世用亦爲是耶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　旨卽入　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涼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温泉等處題壁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書於題壁尤長予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也

永和庵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雪竇之棲雲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

峯左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爲藏修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燬於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爲民害咸謂庵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庵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慈飲和屈猛從仁不爲害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龕偈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窻前五七片閑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庵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伴身閑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年老懶能頻討客披蘿又上一崚嶒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住庵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此出奉化志節之自浙錄寄廣中云

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于良懼不敢往弔繇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繇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八

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爲
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時爲　王府長史汉去
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分韻要諸公
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
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
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
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
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間謝絶親
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白御史侃曰一
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
噫此所以爲君子也歟
鄭太師府僉判位本貫開封府開封縣今寓平
江府崑山縣三代魯祖南皇任國信所親屬祖
端皇任修職郎池州司法叅軍祖母趙氏前知
興國軍與燔娣父元德見擬將仕郎母王氏前
軍器監簿中實孫沂國文正公後親祖姑長適
前湖南運使陳貴謹次適見任淮西運司帳管
盧復孫從伯元方見任從政郎前嚴州桐盧縣

丞元哲見任將仕郎待銓從叔元壽見任儒林
郎新宜差信州軍事判官王婿從叔祖竦見任
朝奉大夫前知寶慶軍府事主管建康府崇禧
觀壖見任朝奉郎前監尚書六部門本位長女
慶一娘年一十四歲十二月十一日巳時生今
與潘少卿宅知縣萬八新恩爲親奩租五百畝
奩具一十萬貫十七界締姻五千貫十七界景
定元年二月初三日元德具狀呈眷朝散大夫
新知韶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提點銀銅坑
冶事鄭竦謹專送上少女姪孫女慶一娘回定
之儀伏惟親慈俯賜容納本宅禮書三緘雙金
魚袋開合銷金緺一疋開書利市綵一疋籍用
玉紅文虎紗官綠公服羅一疋畫眉褐織一
疋籍用玉紅條紗轉官毬須綿掠一副疊金簏帕
女紅五事籍用官綠紗條疊疊喜綿掠一副盛
線簏帕女紅十事籍用金褐擇絲勸酒孩兒一
合籍用紫紗茶花三十枝籍用紅緺果四色酒
二壺媒氏生金條紗四疋官楮二百千省景定

三年四月　日謹狀大明天順六年太歲壬午春正月六世孫進士文康錄此卷時乂寄至梧州予爲跋焉

蘇長公雪中飲王定國清虛堂詩眞蹟自注云舊說佛經所言如人入蒼蔔林中只嗅蒼蔔不嗅餘香蓋中華梔子花也百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獨六出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浪令爲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爲應天府尹轉通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　降勅慰問俾致仕　賜楮幣永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魏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侍郎事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爲刑部右侍郎進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　詔免常　朝再勉辭　賜勅褒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二公嘗同道爲御史同大拜執邦

法俱嘗典留守聲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同而
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孺實從先生見
佛叅拜孝孺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生未
到老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
之說耶
吾家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
枝渡江爲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
歸子孫爲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
堅垌墉塤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
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
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既
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
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
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
月給之又葺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求依庇故作
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資政殿
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青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充青州淄濰登萊
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述此譜見
於今廣西叅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譜敘文正公
子純仁生正思第三子正思生直方直方生公
輿第二子公輿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士選
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萊
伯萊生叔胄叔胄生子圉第二子子圉生仁傑
第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檀州蓋信父也信
之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吏密雲家焉教
授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
同楮錢焚之矣信有將畧而素以墨聞其言雖
未可憑予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錄之
翰林編修梁禋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
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
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
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
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
事皆先生爲經紀之至冒謗毀而爲之始終如

一嫁女得令肇慶知府黃瑜瑜今日偶及此噫
友道彫喪久矣如陳先生何可多得哉
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商確
書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忠
毅公行狀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
山名至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旋題主之
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
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
生之際其不苟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
孝帛等事眞足以警流俗悉附於此　吾在世
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　國恩
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
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　一只用幅巾
深衣斂須用紋衾庶幾柩歸經過閘垻可得穩
當　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
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
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
不必新作　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

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恙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已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　一吾病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千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賻竝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託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益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及鄉里重吾過矣　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葬亦不可久停益死者

復土則安矣　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
逐一收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濕
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畫皆然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爲宰相而事鈎距固無如
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斃將不勝其多矣
若丙吉則又傷於大鶻突易曰易簡得天下之
理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是
乎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
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
已
東坡赤壁賦眞蹟寄傳堯俞者嘗於俞尚書家
見之洗盞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
元詩人葛邏祿廼賢馬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
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
曾子白危大朴等篆隸眞行小楷皆出諸公親
筆入刻極其精妙嘗從錢原溥簡討借觀留余
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却去矣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葢齊府舊物廷瑞得之青州庫中

韓令公眞賛在歐陽外集末句作丞相衛公而題云魏國黃文獻乃云末句作魏公且云在居士集當別考也

詫異差去聲異闒靸袞颯錄續等字非必古有所出亦遷就彷彿耳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驗有是工夫無是效驗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期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探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二甲之莫震是也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廬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南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

五人五經魁占二人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必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刋文字者正統二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刋表皆先生門人葢先生自崑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監之哉

崑山葉　盛著

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溥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叨第後即爲人持去無一存者迄今亦不留意偶見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兒輩圭

齋文今附錄焉　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
士楚先公宋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不
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
稛載充牣先君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
別彙爲帙士楚亦能誦讀先世詩義賓主迭論
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册子會有行
世時兒曹母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
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廬陵彭公冲所以詩
經擢進士爲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

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二
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兼冲所題識手澤
謁予求一言是葢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
楚之所恪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
仰四十餘科目廢而蝟興興而欻廢今明詔復
餝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賛其成
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復盛
當世喜而志於斯後至元六年庚辰夏五中澣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

陽玄書。

文章不許他人輕改一字蓋昔大賢君子如歐陽文忠公已然若王半山以下則又可知矣觀晦庵之於東萊白鹿書院記兩先生往返之間殆心服而醉也欲爲後學之法必若兩先生而後可謹具錄如左云書皆節語　人還領所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益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別紙上呈幸爲詳酌示報此已囑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是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

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簡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學而欲改之也　王氏更變之議榮公初亦與聞

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

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　至　畢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畢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畢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畢大小之辨也　關洛

緒言　至　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　至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　至　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畢之

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爲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條引明道劉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久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追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宏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

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翔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斯文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瀛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餘孽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

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脩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廬陵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寢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

繇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厲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人至脣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又一書云此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戶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四方私淑之士又不少矣

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於官行則懸旄於纛以示戒萬世又聞鴟吻者一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鍾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虭蝮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望者曰鴟吻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戛忠靖公鴟吻詩世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

可見困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聽有之矣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又於卒章見焉

元儒三山梁益題黃筌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義是圖益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今之三公五雀白頭雙喜雀鹿蜂猴鷹能熊之類豈亦皆是之謂歟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寶叔簡王抑庵尚書見楊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宮意必東里公所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華性本愛丘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敎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曾孫章今爲南雄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吾手筆與其先生書一緘戈僉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予較書與予前所記合亦備錄之予書作瑜字誤子予益老儒廿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處字糢糊云姻家世契錮三吾手

書裁畣長史相公南賓世姻契安老堂所華緘下逮承起處安適喜敘叵量暮年以來每一得姻家書輒興骨肉睽違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痛捧讀至是未嘗不爲之涕泗交顧也惟吾姻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非但以文學相知抑且以行誼相信耆年碩德優禮見待老者安之昔聲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於吾老長史見之來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下懷顧以賢王敬慎名堂受知有素未能先以文字形容盛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私承姻家爲之文焉豈不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達睿聽暮年文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必能悉此鄙懷矜其衰朽而毋訝其蕪穢也安老之作惟吾二人夙昔相知然亦甚媿斯題斯扁以賢王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文百斛之鼎爲斯堂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呈達不直老姻家一棒腹也先祖詩文早已棄完今先寄一本顓求長史爲寒宗族譜一發揮

今夏間則以兒頻之來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
世孫仁寬徙家今之石溪時有手植黃楝樹一
株大數十圍將百餘年矣曩老者留攸縣之日
此樹半邊爲枯自到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
謂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
師張無爲爲之圖美和錢子瑜有題備錄寄去
亦不能不借重一發揮也三吾手書宜藩醫官
曹伯温開春方去能言令親家老鎮撫昨者亦
得其孫子家下信息

老姻家自今夏總裁較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取
決勞心之甚又鄒孟軻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
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脩進呈未免思慮
之過痰氣鬱結醫者戒以毋大勞心以故凡百
文字皆不暇備纂如安老堂文字與　文字是
以先後不備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
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
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

講學之一端耳

水東日記卷之九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宋崔清獻公與之爲四川路安撫制置使時與統制吳彥書帖并當時省劄見清獻家集不惟可考當時之制而清獻薦賢爲國之心馭將待下之誠此亦可見御前劄子至樞密院劄兩行共二十字皆兼行大字戎帥至可喜可賀云出親染也　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薦懇甚

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此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　押　付吳統制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　彥寶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此處疑有闕文四川崔制置申與之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材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爲用與之冒膺梱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爲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者可不薦拔之乎與之伏見修武郎典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

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狀申樞密院令劄付
吳彥照會准此　押　押　押　嘉定十六年
三月十八日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
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准庚牌遞到省劄有金
州統制之除亦賜敕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
兼權中軍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
速起發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
成遲滯二十二日與之手書上都統太尉吳戎
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務不

顓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
是合宜可喜可賀與之
黃山谷元豐中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
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後來醉酒如常豈
亦嘲戲耶今人內不足者動以發願爲言可知
已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礼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
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
小童臨倣字書皆昉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
幾徧海內然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
無他義或云義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
陳儒士洙今日云嘗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
夸細書小字嘗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者耶
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許乘轎表見汪浮溪
集此亦乘轎事原然伊洛大儒則又嘗云乘轎
是以人代畜也

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
吾所知如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
等職入　文華堂　命宋學士等爲之師俾肄
業勸懲寵錫畧似後來曾棨等則有王璉汝器
修元史則高啓謝徽亦有傳著不知即潞州知
州否永樂中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
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
初正統中提調學較則僉事張某景泰中修史
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學

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首選也

范石湖爲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菱王荊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洚水何繇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璞爲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爲僉事先生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衆人而石才行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咸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者　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演言如此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今北京東嶽廟云尚有其蹟兩人見黃涪翁虞伯生之文皆不泯矣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闋見贈云是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茲來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縣照蒼蝿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其二曰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烟烟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又得我　朝巡撫南畿尚書周公恂如感懷一首云日晏忘

飡夜半興簿書煩擾爲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
任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
弊逾增前非未悟羞蘧瑗敢歎微軀賤薄氷數
篇者於予有槩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
某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
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　進冬衣有旨
欲能識

太上皇帝大臣行羣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原　奏
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奏疏雖
諸公怵威誤　國者欲泯其跡科中當　奏知
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
以警誤　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
原父以蜀素烏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公
以其不染墨寫澄心紙答之蓋黃素蜀素皆絹
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歐陽文忠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時更不要

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
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
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楊東
里云漢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
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
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大悅竊思道王利貞所
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即書此者之所爲
歟

海昌詩人蘇平秉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
彷彿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鎬京
春酒沾周宴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爲陪可也
高槎軒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
經一律然好事者則以　八
字管定秉衡近體詩云禁是則莫能爲也蓋與
許洞詩僧事相類云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　奏內常
用之然未見所出韓退之云親朋頓乖角羅隱
詩云祖龍笑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似

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釋栢子庭注磬跋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發如火鑊涼惡念生如蓮葉脫我來化磬不化鑼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喚出阿彌陀

蕭墅張氏聞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以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　御覽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月華明一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閣風光連上苑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唱咏應多幸四海雍雍正治平進　御前詩曰曙氣初分四海同　聖明天子五雲中　晃旒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毓風萬國衣冠懽拜舞一朝刑罰伏姦兇書生老得趨金闕願祝　皇猷効寸衷子才莫詳其人吾以吾石川今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凡大班奏事有常規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辛未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
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
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吾友鄭時乂
云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
誤事之繇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
亦可見其量也

二月二日秋官郎中彥謐賢友南行詩以識別
楊生青雲器文彩輝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
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
遠修文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
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
萬里行糗糧豫峙積漢廷所遣帥孰是趙充國
子行臒贊襄俛勉攄良畫雖有斗酒餞安能寫
胸臆臨岐念素交聊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
詩見楊氏世美錄初麓川之議益有主之者內
閣未之聽而兵部和之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
之　命此詩大意具矣後來忠毅西巡一　奏
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彤管

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伯禮部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繇方面入爲大司成也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人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入太常銀帶排方獬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宮女宿紅粧地衣簾幙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裳浴堂門外抄名入爲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鵝鸛到園中暗中頭白沒人知空閑地內人初滿薔薇不似已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百方回避老須來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

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吾長上直侍女常時教合藥六

[illegible]宮女月中更替立誰家將息遇
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身上皇生日出京
城蠹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來年紀到斬新
衣踏盡知道縣家閑時時一窠薤皆是也惟分
頭今作分投非他如昌黎之老翁眞箇似童兒
韋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焉
大言無實專事表暴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係
石晉之景延廣宋之雷簡夫趙彥吶金之蒲察
阿里不孫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
蹇忠定猶爲其所動王鐸關播重貴爲其所惑
而委之以國倚之以兵宜矣呂夷簡楊雲翼之
識鑒固足多若崔菊坡當彥吶得軍民心五年
之久之時乃能炳然見之之眞豈不誠難哉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目太似可
厭也
國朝之制臣民　奏事稱　奏本後以　奏本
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於後
[illegible]　間便改用　題本則不[illegible]

[illegible]

倘門公事若在外并自[illegible]

仍用　奏本　東駕則稱　啓本

宣廟每呼本爲抹子嘗見傳　旨中云然

水東日記卷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